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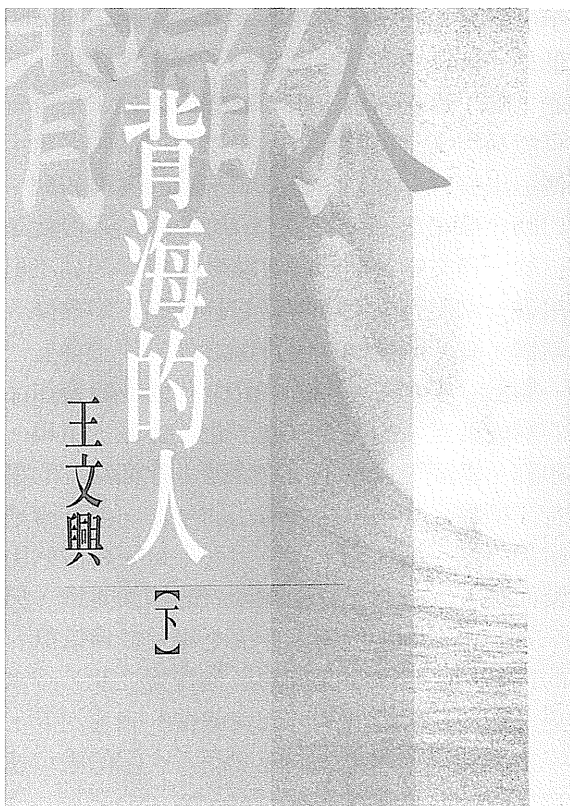
王文興《背海的人(下)》

◎黃錦珠

而且在此課程的規劃上及教材的整合上，編者功不可沒。

檢視一時期或一文化的文學面貌或規劃一時期或文化的文學教學，牽涉到典律(canon)的認定。John Guillory在一篇名為〈Canon〉的文章中指出，學校機制內的文學教學，基本上進行了一項文學作品的典律運作。然而典律的形成是歷史問題，而非美學問題。這本《西洋文學大教室——精讀經典》基本上就在重新建構西方文學的基本精神。從各個作者對作品的挑選（以史詩、悲劇及反應民族吶喊聲音的長篇小說為主）可看出台灣學者對西方文學的偏好，在於談論嚴肅的人性、宗教與文化等議題上，感性的、情感的、愛戀的，很難進入文學的「經典」殿堂之中。經典的挑選與教學，也可看出台灣的西洋文學界對文化移植與文化認同的宏觀面與自我的期許，這或許是因專家學者比較會以嚴肅的態度（而非娛樂的觀點）來看文學作品。以聖經為主題的討論佔了兩章篇幅，而現代文學則以英國及愛爾蘭作家為主。這些都可以看出這本經典的閱讀，偏重文化的累積與嚴肅的民族體認。

整體而言，此本經典閱讀，透過其精簡的語言與深入的賞析，在優美的作品譯文中，讀者確實能夠品嚐西方文學的精髓。隨手讀來，不會覺得是在枯燥的文學論文中掙扎，反而像是在文學咖啡屋中與作者對話、與經典作品共度一個美妙的下午。



背海的人（下）／洪範／九月

文字是語言的記錄。它之所以優於語言的地方，在於它可以突破時間、空間的限制，不至於像語言一樣，失去發音現場，訊息隨即有喪失的危機，既無法保存長久，也無法一言不誤地傳述給其他人。然而文字也有不足之處。文字雖可以記錄語言，卻記錄不了發音時的神態、聲情，連語音的抑揚頓挫、輕重快慢，都只能在字裡行間想像。文筆優妙的書寫者，往往能在文字之中或之外，提供充足的明示或暗

示，供讀者想像字形符號之外，口吻、語調的低昂、疾遲，發音時的憂樂、喜怒等變化。不過，除了透過明示、暗示或想像以外，是否有可能利用文字符號本身的線條、結構的變化，傳達出發音、說話、陳述事況時的各種語調、口吻、聲情？王文興《背海的人》，是否就是這樣一種文字／語言的實驗？作者／作品不但用盡一切現有文字符號（包括標點）的線條、結構，有「形」的文字符號之外的「空格」——屬於「無形」（就像「留白」也是繪畫作品的構成要素）的文字符號，也一併派上用場。粗細、繁簡、行楷不一的字體，穿插錯綜的拼音、標點、空格，有大有小的字形，字形旁邊附加的點、線、弧，乃至版面上符號密度的由緊而疏，一方面狠狠衝擊讀者的閱讀習慣，另一方面也表顯出作者／作品不滿足於傳統既有的符號功能，並在既有的各種符號之間，尋求更（最？）大幅度的形義與聲情的表達次元。宇宙，究竟存在多少次元？語言文字的表情達意之中，又究竟存在多少次元？

接下來，人性的次元呢？

作品的主角「爺」，是一個會讀杜斯妥也夫斯基《地下室手記》、尼采《哲臘圖斯特臘如是說》、紀德《地糧》、托爾斯泰《復活》，會談「詩」論「神」，批評「自由」與「言論自由」，且拉扯佛洛伊德心理學說的「知識分子」（見《背海的人（上）》）——這是「爺」的「知識」面。也是一個挪用公款、撞騙斂財、嗜賭又詐賭的酒色之徒——這是「爺」的「行爲」面。爲了躲避在台北惹下的禍端以及追究索討的「債主」，「爺」隱身到一個僻遠灰陋的小漁港「深坑澳」，開始以「相命」餽

口——這是一個多麼大的諷刺啊！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人，卻要來論斷、指點別人的命運！不過，惹禍者「恆常」惹禍。「爺」不久就因山窮水盡，鋌而走險，賴帳，甚至賴嫖，而致身遭橫禍，屍浮海上了。

人性，是「江山易改」，如「爺」的下場，還是仍有「浪子回頭」的可能？「知識」究竟能帶給人力量也不？社會的各個角落，究竟存在有多少積極、消極、黑暗、光明的層面？人性的宇宙，究竟存有多少上進、墮落、奮發、頹廢的次元？「爺」的性格面貌其實是滿殘缺不全的——這裡面還有很多想像空間，但是他一步一步下滑，最後滑進谷底深淵的軌跡，卻是昭然可辨。這樣的軌跡，是不是就是一種「隱喻」（見作者自序）？對人性的隱喻。

如果，重讀舊書所獲得的感覺是「錯讀」與「空」（見作者自序）的話，那麼，人性的軌跡是下滑與絕滅／死亡——兩者之間，似乎有某種同向性。不過，作品的生命除了仰賴作者殫精竭慮，在書寫過程中賦予之外，是否也仰賴讀者在閱讀中接收、凝斂、成形？如果，讀者也是作品生命的塑造者之一，那麼，「錯讀」就不一定是錯讀，而可能是形塑作品生命的另一個途徑。於是，生命軌跡的下滑也不一定只是一種絕滅，而可能是一種反思、沉澱或再躍起的前奏……？